



不屈

短篇故事作者 SEAN COPELAND

作者
SEAN COPELAND

美术
SURFSIDE 3D

故事剧情及品牌拓展部高级总监
VENECIA DURAN

写作与书籍高级经理
MATTHEW COHAN

编辑主管
CHLOE FRABONI

高级编辑
MEGAN WALKER

高级品牌美术师
SOPHIE ERB

高级制作人
BRIANNE MESSINA

制作
CARLOS GARCIA RENTA, TAKAYUKI SHIMBO

游戏团队顾问
RAPHAEL AHAD, JOSHUA GREENFIELD, PHILLIP
HILLENBRAND, JR., CHRIS METZEN,
STACEY PHILLIPS, KOREY REGAN

剧情顾问
SEAN COPELAND

翻译
暴雪中国本地化团队



Blizzard.com

© 2026 Blizzard Entertainment, Inc. Blizzard和Blizzard Entertainment标志是暴雪娱乐公司在美国或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暴雪娱乐发布。

本故事为虚构作品。其中涉及的姓名、人物、地点和事件皆为作者或美术师想象或虚构的产物，如与真实人物（在世或过世）、企业、事件或地点存在雷同之处，皆纯属巧合。

暴雪娱乐不对作者、第三方网站或其内容享有任何控制权，也不为其承担任何责任。



不屈

血色十字军的利刃泛着光芒，一击便将那名被遗忘者女子斩首。附近的两名圣骑士齐声喝彩，仿佛眼前上演的是暗月马戏团的戏法，而不是一场处决。

“刽子手！”一个被五花大绑的被遗忘者嘶声骂道。

“这话从一具该死的尸体嘴里说出来，倒真有意思。”那名十字军讥讽道。

听见这个声音，科马克微微偏过头。他死也忘不了这个声音。而与它相伴的回忆中，没有一丝温情。远亲。朋友。并肩作战的兄弟。

也是亲手杀死他的人——血色十字军阿雷克·密斯特曼托。

远处，一双从不眨动的黄色眼睛静静注视着这一幕。那份纹丝不动，只属于早已忘记呼吸的亡者。科马克从灌木间探出双手，圣光在掌中隐隐汇聚，缓缓修补着腐坏的皮肉。骤然袭来的剧痛仿佛点燃了他的双手，他猛地将手缩回。光芒消退，疼痛也随之止息。

那个从科马克残破记忆中走出的男人，如今活生生站在眼前。铠甲一尘不染，





披风也不见半点污痕。这样的整洁只可能属于一种人：除非被逼到万不得已，绝不会踏上战场的人。科马克握紧手中战锤，甚至不记得自己何时已将它从背后的挂带上取下。

“十字军战士们！点起火堆，为这次狩猎庆功吧。我们要净化这些怪物，再以此向一位重要人物致敬。让我想想……这场仪式得献给一位真正的圣光典范才行。”

阿雷克装模作样地打了个响指，脸上的残忍笑意也随着即将出口的名字愈发扭曲。

“我正好想到一个人。”他转过身，掸去护手上并不存在的尘土，“严厉的格文拉德。”

这个名字像一根绷断的弦，猛然扯裂了科马克心底的某处。他从喉咙深处迸出一声怒吼：“叛徒！”

一柄由纯粹圣光凝成的战锤从灌木间呼啸而出，正中阿雷克胸口。响起的并非撞击声，而是一声轰然爆炸。板甲应声凹陷，阿雷克倒飞出去，落地处泥土四溅。

趁其余十字军尚未从突袭中回过神来，科马克提锤冲了出去。一人本能地举剑格挡，却被科马克不费吹灰之力地击倒。战锤每次挥落，皆有圣光低语般的辉芒尾随其后。

“你就该老老实实躺在坟里。”阿雷克踉跄起身，喘息着说道，“不过现在，我可以再杀你一——”

第二柄圣光之锤堵住了他没说完的话。骨骼与铠甲一同塌陷，发出干脆的碎裂声。砸得变形的头盔也失去了防护作用，被他一把扯下。可圣光维系着阿雷克负伤的身体，也赋予了其异乎寻常的反击速度。他的战锤以万钧之势砸中科马克的左手，险些将之齐根砸断。科马克惨叫着退开，低头查看伤势。尸液从伤口汩汩流出，手掌以骇人的角度耷拉着。

阿雷克缓步逼近，准备挥锤给予致命一击。

“该死了，怪物。”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阿雷克绷紧全身肌肉，要将受创躯体中剩余的所有力量都灌入这一击，砸烂科马克那张讥笑的脸。然而战锤始终没有落下。一柄圣光之锤从天而降，重重轰在他毫无遮掩的头顶。伤口涌出的鲜血遮住了双眼，脚下的世界也随之倾斜。有那么一瞬间，他似乎摇摇欲坠。可他仍旧站着，仅凭一腔不肯屈服的意志苦苦支撑。而这份顽抗，只是让阿雷克得以看清自己此生所见的最后一幕。

科马克快得仿佛甩脱了自己的影子，顷刻间便扑到阿雷克面前。他猛撞进对手怀中，将其死死抱住。这个拥抱，像是在嘲弄他们身为亲人时曾有过的无数次相拥。

科马克以活人不能及的幅度张开双颌，将牙齿深深刺入阿雷克裸露的咽喉。那甜腻的血肉触感令人生厌。阿雷克惊恐地瞪大双眼。科马克用尽全力咬紧，随即猛地向后一扯。残破的喉管如湿布般撕裂，鲜血喷溅在铠甲与泥土上。科马克松开牙齿时，那团碎裂的血肉从口中落下，阿雷克的喉头只挤出一阵湿漉漉的冒泡声。

两人保持致命的拥抱，直至阿雷克的力量彻底消逝。阿雷克瘫倒在地，科马克站在他身前，低头俯视，鲜血顺着下巴流淌，一滴滴落回尸体身上。

四周安静下来。那并非彻底的寂静——阿雷克仍在泥地里垂死抽搐，板甲碰撞作响。这一切都是他应得的。可科马克仍不禁问自己：“我……变成了什么？”

被遗忘者车队的残骸与袭击者的尸体之间，只剩科马克独自站立。他猛然想起还有幸存者，环顾四周，却发现他们早已不见踪影。显然战斗刚开始，他们便逃走了。地上的痕迹凌乱不堪：有人奔跑，有人爬行，每个人都在用尽一切办法逃离这场厮杀。

一直被科马克强行压下的疼痛忽然爆发，逼得他单膝跪地。生前，圣光熟悉而温暖，总能带来慰藉；如今流经这具不死之身，却只剩折磨。

每当科马克召唤圣光，逼迫它流过自己破败的躯体，圣光都会缝合那些本能抗拒复原的血肉，也会唤醒本该永远沉寂的神经，带来烈焰灼身般的剧痛。他抓住残破的手掌，硬生生将它扳回原位，随后咬紧牙关，将圣光引入伤处。

他低声念起诚挚的祷词，祈求圣光治愈自己的断掌。圣光一如他死后的每一次祈求那样作出回应——暴烈而毫不留情。

治疗开始之后，时间便失去了意义。碎骨强行拼合，腐肉被拉扯着覆盖住裸露





的手骨。每一寸复原都伴随着足以令人昏厥的灼痛，科马克眼前只剩刺目的惨白。为了不失去意识，他一口咬住战锤握柄，放声嘶吼，直至用劲过度的下颌传来断裂的脆响。圣光随即又去修复这道新伤，为席卷全身的痛苦再添一重折磨。

圣光终于仁慈地散去。科马克仍跪在原地，胸膛模仿着呼吸的动作起伏不止。过了很久，他才重新积聚起站立的意志。

起身时，他垂眼看向披在肩头的战袍。它曾经洁白无瑕，以象征使命、信仰与确信的赤红火焰为记。如今，它和他的身体一样，只剩一片破败。

他无意识地轻抚战袍。恍惚间，他又看见了它初次披在自己身上的模样：圣光似乎从织物本身透出，落在肩头的是使命的重量，而非不死之身的重负。这是一件血色十字军的战袍。

科马克循着亡灵幸存者逃离的足迹追去。他对自己的现状有许多疑问，只有那些被遗忘者能给出答案。既然是他救了这些人，至少该换来几句解释。随着那串仓皇的足迹深入林间，四周的树木仿佛不断向他挤压。施展圣光已令他筋疲力尽，可即便如此，他依然察觉前方的森林安静得反常……仿佛正屏息注视着什么。

被注视的感觉始终没有消失。那道目光一路跟随着他，正如他跟随着那串足迹，近得令人不安。藏在远处、仿佛要将他层层剖开的，并非野兽，也不是他所寻找的幸存者。

那是别的什么。一位耐心得多的观察者。

他们的踪迹并不难找。慌不择路的人，从来顾不上掩藏行踪。

科马克不紧不慢地穿过密林，靴子踩进逃亡者翻起的松软泥土。折断的细枝、踉跄脚步拖出的浅沟，还有偶尔沾在地上的一抹尸液——在懂得追踪的人眼中，这些都是再清楚不过的路标。那群人并未走远。

树木渐稀，一座临时营地出现在视野中。所谓营地，不过是一群衣衫褴褛的躯体聚在一起，假装自己正在休息。科马克走近时，所有人都转头望了过来。

他们立刻认出了他——不是凭那张脸，而是凭他身上的战袍。除了一人之外，其余人纷纷抬起颤抖的双手，准备自卫。一名亡灵女子越众而出。她的长袍宽大飘垂，却缀满补丁和裂口；双眼闪耀着病态的黄光，其中没有半点生气。

科马克静静打量着众人。“很高兴找到你们了。”

女子代表众人开口：“来斩草除根的吗？”

科马克对这项指控嗤之以鼻。“别犯蠢了。我要真想杀你们，刚才又何必出手相救？”

她的语气由讥讽转为愤怒。

“救我们?!”她怒极反笑，“他们毁了我们的一切，连我们的命也不例外！我们会沦为这副模样，本就是拜你们那该死的十字军所赐！”

科马克缓缓偏了偏头。“未必。”他说，“只是你们不够强，守不住最重要的东西。”

这句话如同一记无心的耳光。女子脸上的怒火骤然冷却，凝成森然杀意。点点火星在她掌心聚集，狂乱地向内盘旋。火焰猛然裹住双手，热浪与夜间的寒气激烈交锋，激得空气噼啪作响。

“你，再说，一遍。”

科马克不必重复。他曾在无数活人的脸上见过这种表情。无论回答什么，接下来的事都已无可避免。

一道烈焰尖啸而来。科马克见过其他法师出手，他们的法术干净、精准、收放自如；这一击却只有狂怒，暴烈而失控。火焰擦过肩头，瞬间将铠甲烧得滚烫。可与圣光回应召唤时带来的灼痛相比，这团烈焰不过是一缕暖风。

科马克迅速念出祷词，在圣光加持下发起冲锋。

法师见状咒骂一声，在身周升起奥术屏障。符文咒语从她唇间飞快吐出，尖锐、急促而纯熟。奥术符文接连显现，彼此层叠，连现实本身也扭曲着为魔法让路。

科马克的战锤没有对准法师，而是砸向她身前的地面。一股裹挟泥土的冲击波向周遭炸开——这是他在血色修道院所学的打断法师施法的方法。战锤将大地轰裂，可那里已不见敌人踪影。





一阵呼啸的冻风从背后猛然袭来。蔓延的寒霜锁死了铠甲关节，又钻入缝隙，将紧贴胸口的战袍冻得僵硬。

法师已经移形换位，双手再次舞动，酝酿新一轮攻势。奥术魔力轰然爆发，刺骨寒流冻结了两人之间的空间，严寒甚至让空气本身凝结成晶。科马克奋力挣扎，试图摆脱冰封。圣光从体内汹涌而出，并非为了守护，而是为了抗争。是圣光的力量，还是科马克的怒号——他自己也分辨不清——撕碎寒冰，劈开空气，将二者一并吞没。

圣光带来的痛苦来得汹涌而直接。神圣能量从每一处向外冲出，令腐烂的皮肉寸寸迸裂。尸液沿着双臂淌下，一碰到仍在修复伤口的圣光，便嘶嘶作响，蒸发得一干二净。他没有就此停下。

法师再次移形换位，面对科马克的不屈不挠，她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不安。她的法术尚未完成，圣骑士便已逼至身前。战锤划出一道凶猛的弧线。她一面继续念咒，一面将生死全都押在奥术屏障上。屏障在接触战锤的刹那彻底粉碎。

科马克原本瞄准她的头颅，锤头最终却砸中了躯干，但这一击的力量已经绰绰有余。肋骨断裂，骨片与皮肉四散飞溅。她手中成形的法术随之崩溃，奥术反噬猝然爆炸，将两人分别掀向相反的方向。

片刻之后，法师挣扎着想要起身，科马克却已高举战锤站在她上方。她勉强及时翻滚避开，战锤重重砸地，在她头边留下一个小坑。

她仓促挥出一股奥术冲击。那算不上完整的法术，没有结构，也未经准备，只是一团朝敌人推出的原始力量。科马克硬生生承受下来。圣光再度腾起，他也随之发出痛苦的惨叫。覆着护甲的手一把扼住法师咽喉，将她腐烂的身体提离地面，又狠狠砸回地上，自始至终不曾松开。

“退散。”

命令轻声出口。圣光听见召唤，作出了回应。璀璨的光芒从他掌中迸发，灌入被制住的法师体内。那驱邪之力金黄、耀眼，也冷酷无情。神圣能量爬过她的面孔，涌向躯干，亡灵血肉仿佛油脂一般易燃，所经之处尽皆灼烧。

圣光同时烧灼着俘虏与施法者，科马克也放声惨叫。光焰沿着他的手臂蜿蜒

而上，在毁损的皮肉间一路烧过，毫不亚于对敌人的折磨。他本能地收紧扼住她咽喉的手，牙关咬得太紧，连牙齿也出现裂痕。

法师被牢牢按住，在吞噬全身的光中痛苦抽搐。科马克俯视着挣扎的她，无需呼吸，胸口却仍不断起伏。

圣光继续灼烧他的手臂，同时吞噬着他们二人。剧痛渐渐耗尽科马克的力量，他的手指开始松动，维持圣光的意志也随之动摇。

“够了。”他嘶声说道。

灼热的能量终于仁慈地消退。正如应召而来时那般迅速，圣光在顷刻间消失无踪。整片空地陷入可怕的死寂。法师咳出一口尸液，朝前吐去，痛苦的笑声夹杂其中。

“真是又给我开了眼了。”她勉强挤出一句，“你终究还是和我们一样。”

科马克一言不发。他逐渐松开的手，已经给出了比任何话语都更清楚的回答。

“我知道你眼中的我们是什么。”她啐道，“畸形怪物，应该被毫不留情地消灭。”她的目光牢牢锁在科马克的战袍上。

“你先是站在那里，看着同伙以杀戮取乐，之后才出手阻止。为什么，十字军？你也觉得很享受吗？同为可憎之人，你我二人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怪物？”

科马克闭上眼睛，本能地模仿着生者呼出一口气。法师绷紧身体，等着他为这些话报复，可预想中的攻击始终没有到来。

科马克放开了她，她却并没有立刻起身，仿佛怀疑其中有诈。过了片刻，她终于站起来，径直走到科马克面前。很近。近得过分。科马克纹丝不动。法师凑上前，以某种生前或许能称为好奇的神情端详着他，随后退开一步，将手伸向自己的脸。

尖利的骨指刺入脸颊，毫不在意地撕扯着死肉，目光却始终不曾离开科马克。手指忽然停住，猛地从脸上抽出，指间捏着一条不断蠕动的蛆虫。法师屈指一弹，蛆虫撞在科马克脸上，又掉落在地。

“没有人想变成这样。”她的声音平稳下来。

“变成生前自己的可悲仿品。每天被某个意志拴着，逼你做下难以言说的恶行。如今好不容易重获自由，却只能活在一个恨不得将你除之而后快的世界里。到

了这一步，才算真正成了被遗忘者。”

科马克握紧垂在身侧的战锤握柄。

“但黑暗女王改变了这一切。”法师继续说，“她让这样的日子有了意义，也在这个悲惨世界中为我们辟出一片容身之地，让我们不必时刻提防身后，不必再怀疑自己是否有资格活下去。”

她抬手示意身后的众人。“整个艾泽拉斯，终于有了一个地方，不会有人一心想把你重新埋回土里。”沉默笼罩了众人。

“如果连这场死亡你都承受不住，我们很乐意送你回去。”她脸上浮起一丝冷笑，其余幸存者也聚到她身后，无声地表明立场。

“我不需要帮助。无论是你，还是任何人。”科马克垂下头。众人回到那堆没点燃的营火旁，飞快商议一番，随后动身离去，再一次把他独自抛下。森林仍在注视。

这就是我的选择吗？

他的视线落在战袍上。有那么短短一瞬，记忆中的战袍再度洁净如初。他挺直肩背肃立，披着这份新近赢得的荣誉。指挥官坚定的赞许仍在脑海中回响，称颂着他的胜利。

科马克记得自己曾经信奉血色十字军的事业，也记得那份牢不可破的信念曾令自己何等坚定。可如今，战袍只剩破布般的残片；和他一样，都是旧日留下的遗物。

科马克抬起手，抓住血色十字军的徽记，将它从胸前撕下。布料从铠甲上扯落，断口参差不齐。他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任由它落入泥中。

战锤很快也被丢下，沉重地落入泥土，发出一声闷响。科马克继续向前走去，目光投向唯有自己知晓的去处。

后来，一只手伸向遗落的战锤，将它重新拾起。那只手同样伤痕累累，捧起这件遗物时却无比虔诚。

一根手指沿着饱经风霜的握柄缓缓划过。多年的悉心保养与频繁使用，在木柄上留下了只有珍爱之物才会拥有的磨痕。手指继续向前，最终停在一处几乎被

岁月抹去的浅刻上。那行字出自一只熟悉的手，铭刻着每一名向圣光立誓的圣骑士都珍视的箴言。

No'Dara'dor。

我们效忠。

女子想起战锤原本的主人。微弱的圣光沿着锤身一闪而过，仿佛仍在等待他的归来。

科马克站在自己的坟墓旁。

泥土翻卷凌乱，显然曾有人从内部用利爪将它刨开。他回到世间的过程，与当初被夺走生命时同样暴烈。科马克跪在墓边，手指拨弄着翻起的泥土。敞开的坟穴召唤着他。湮灭幽暗而亲切，令人无法抗拒。

“真奇怪。墓碑上写的好好像不是‘懦夫科马克’。”

科马克深陷沉思，完全没有察觉有人接近。不过这已经无关紧要。“我还盼着有人路过，把土重新填到我身上。”他头也不回地答道。

“那未免太浪费了。”那个声音说，“你一生都在接受训练，为他人效力，可不是为了在遇到难题时退缩。”

科马克猛然转身，满腔怒火顷刻化作质问。他警惕地绷紧身体，摆出防备的姿态。仿佛这些日子以来，始终在与对方提出的那个问题搏斗。

“你又能知道我什么？”他厉声质问。

看清眼前的人后，怒火随即冷却。声音的主人走入月光。她站姿挺拔，躯体却早已残破。短发贴着下颌，颜色如同褪色的红玫瑰。这样的发式属于准备迎接战斗、而非等待别人爱慕的人——简洁、利落，毫无多余之处。她的铠甲也诉说着同样的事实：紫色板甲被岁月磨成了钝色。并非疏于养护，只是经历过太多漫长的征战。这副铠甲和主人一样，不为闪耀，只为在磨难中坚忍不倒。真正暴露她身份的，却是那双眼睛。其中有清醒的意识，却没有半点生气。她和他一样，早已死去。





死亡塑造了她，求生将她磨砺锋利，某种难以言明的力量又支撑她一路走到今日。“比你以为的多。”她平静地说，“我叫丹妮莎。我选择填平自己的坟墓，而不是再躺回去。”

科马克垂在身侧的手攥成拳头。沉默在二人之间拉长。“那你做错了选择。”科马克终于说道。

“或许，我只是选择了更难的那一条。”她回答。科马克背过身去。

“根本不存在真正的选择。”他冷冷地说，“对我们这些怪物而言，只有非做不可的事。”

“对谁而言，这是非做不可的事？”她问。

科马克一拳砸在胸甲上，手骨撞得金属铮然作响。“对我而言。”他厉声答道，“一个遭圣光拒绝，又被自己发誓保护的人视作怪物的东西？”他低头看向坟墓，“没错。非做不可。”

又是一阵停顿。“不。”她坚持道。科马克仿佛已经厌倦了这场争辩，徒劳地模仿活人叹了口气。“省省吧。”

“如你所愿。”她答道，“但我想弄明白一件事。”她走近一步，平静发问：“你说圣光拒绝你。每次召唤圣光，它都会撕裂你的身体。可即使代价如此惨烈，你还是一次又一次向它求助。很耐人寻味。”她最后说道。

科马克如死者般一动不动。

“不用眼睛也看得出你正在挣扎。”对此，科马克用一声笑作为回应，短促、苦涩，不带半分欢意。“你把我一生训练养成的反应，错当成了使命。”

“而你把放弃错当成了高尚。”这句话穿过了他心防的缝隙。科马克转过身，眼底怒火翻涌。

“在我看来，”她却不依不饶地继续说，“只有两样东西能让拥有自由意志的我们不至于重归湮灭。第一，是在全世界都排斥你的时候，仍有力量站立。第二呢？即使如此，也依然保有战斗的意志。”科马克眼中的幽光微微闪烁。他压抑着内心的愤怒，听她继续说下去。

“而你已经两次证明，自己两样都做得到。”她又走近一步，“站在我眼前的

你，远比身后那座坟墓重要。”

科马克仔细端详着她。“为什么跟踪我？”她的手掌向上一翻，脸上浮现淡淡的笑意，仿佛谎言被人戳穿。“我必须亲眼确认。”她偏了偏头，“所以就当满足我的好奇心吧。你为什么宁愿承受痛苦，也要使用圣光？”

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从记忆深处牵引出几缕模糊的自豪，如同一个醒来后便再也抓不住的梦。那些生命中至关重要的时刻，早已在复生的时光里失落。

“我的老师总说，圣骑士之所以存在，是为了树立典范。他们应当为无力自保的人而战。每堂课结束后，他都会一遍遍这样告诫我。”

科马克疑惑地抬头看她。方才的那番话似曾相识，仿佛还有某段更深的记忆与之相连，只是早已在死亡中遗失。

她简单地说：“你的父亲。严厉的格文拉德。”

科马克的世界骤然停止，凝聚到了二人之间这一小片空间。丹妮莎缓缓把手伸向背后。“而他留给你的东西，”她语气平淡得仿佛只是随口一提，“绝不该被丢弃。”

战锤落在科马克脚边。他凝视着这把武器，仿佛第一次真正看见它：磨损的缠带、开裂的锤头，还有父亲刻在锤柄上的那句话。他不假思索地伸出手，重新握住这块失而复得的自我。触碰的一刻。

一段记忆骤然回归。温暖。长须间的微笑。沉稳的声音。一只按在他颤抖肩头的手。

“这世上有许多难题，没有轻而易举的答案，我的孩子。无论我们面对的选择是大是小，纠结、挣扎时，都要记住圣光始终与你同在。只是你必须愿意全心全意地向它求助。”

记忆再度隐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使命感。科马克双膝跪地，自苏醒以来第一次献上热切而虔诚的祷告。他祈求圣光指明道路：要么让自己摆脱这不死之身，要么赐予他坚持到底的力量。圣光很快便作出了回应。

神圣能量点燃了科马克全身每一寸肉与骨。它探寻、灼烧、吞噬。圣光以难以想象的高热钻入尸躯，他浑身上下都在无声尖叫。科马克一度以为，圣光给出的答

案就是将自己烧成灰烬。全身肌肉不断绷紧、撕裂，本已残破的形体几乎彻底崩坏；压倒一切的痛苦也将意识逼到碎裂的边缘。本能在疯狂呐喊，要他抗拒这一切，将圣光赶出体外。但凭着仅存的最后一丝清醒，科马克缓缓张开双臂。

“父亲。”他轻声呢喃，声音微弱得无人能够听见。

圣光烈焰回应了他的恳求，扭曲着继续燃烧，神圣能量变得前所未有的明亮。随后，一切戛然而止，黑暗重新回到两名圣骑士之间。科马克不敢移动。祷告带来的痛苦仍留在这具受诅咒的身体上，却已悄然改变。剧痛依然存在，可在痛苦深处，某种全新的感受正在萌生。

温暖。希望。以及圣光本身的祝福。

科马克因这场启示蓦然睁大双眼。双手泛起光芒，圣光在指间跃动，不再将他吞噬，而是驻留。修复着他。他活动手指，抬手触碰脸上的死肉。自重返世间以来，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冰冷。粗糙。真实。科马克抬头望向丹妮莎。

“你并不是孤身一人。”她轻声说，“你有资格与我们并肩而立，兄弟。”

她向科马克伸出一只手。“Esarus no'Darador，格文拉德之子。”这句话比先前的一切都更加深刻地击中了他的内心。“以鲜血与荣耀之名，”她说，“你仍可效忠。”

古语在他脑海中久久回荡。那是一句誓言，也是一项承诺——他生前立下，如今又在死后重新寻回。科马克扣住她的手腕，让丹妮莎稳稳将他拉起。他紧握失而复得的战锤。迎上她的笑容时，复生以来始终动荡不安的内心，终于第一次平静下来。并非恢复如初，也并不完美。却已完整。科马克离开了自己的坟墓。

“带我回家吧，姐妹。”

